

空軍海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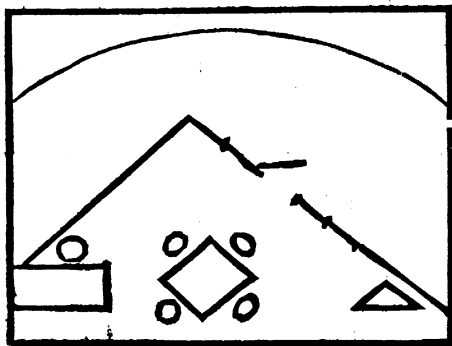
孫怒潮著



空軍戲劇叢書
3
丁布夫主編

52A 1.224
812981

中國空軍出版社



第一幕設計—黃治



80674483

空軍魂 四幕劇

孫怒潮著

第一幕

王瑞燕 十九歲

王瑞鸞 十三歲

母 親 四十六歲

王瑞鴻 二十二歲

吳家駒 二十三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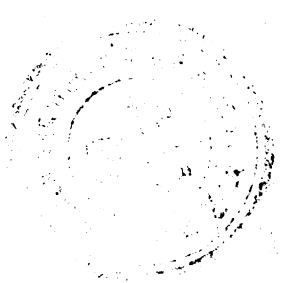
霍瑜卿 二十四歲

陳 媽 四十歲

陸麗如 二十一歲

劉壯飛 二十五歲

空 軍 魂



梁士毅 二十三歲

老 幹 二十六歲

首都失陷之後

時 地

武漢區

景 王瑞鴻家的客廳，內外兩門及窗，置寫字台小圓桌電話等。壁上掛瑞鴻家駒及領袖贈予的旗幟，幕開時，瑞燕一面佈置客廳一面嚼口香糖；瑞鶯一面洗茶杯，一面唱投效空軍去。

瑞鶯 (唱) 我們是熱血的青年

我們有鐵般的手膀

爲着爭取最後勝利

國家存亡

拋棄父母

離別家鄉

丟掉書本

走去課堂

去呀

大家投效空軍去

好把凌雲志願償

瑞燕 小丫頭，幹嗎還在「好把凌雲志願償，你瞧什麼時候了？」

瑞鶯 怎麼「你不要我去投考空軍嗎？飛上天空，多好玩哩。」

瑞燕 多好玩哩，你去做一個女飛行家吧！

瑞鶯 你瞧，我將來一定要做個女飛行家。

瑞燕 請你這個未來的女飛行家，快點洗好不好？哥哥馬上就回來了。

瑞鶯 不是哥哥馬上回來，恐怕是表哥馬上回來嗎？

瑞燕 表哥回來不回來，不關你的事，你把話匣子闔起來好不好？

瑞燕 好好好！（續唱）

展開鐵翅

飛上太陽

對準敵軍陣地

賞它媽的一千五百磅

那怕敵機多殘暴

誓把敵機來掃蕩

那怕倭寇盡瘋狂

誓把倭寇來掃蕩

（邊唱邊拿着杯子表情，不留神，撞壞一個杯子。）

瑞燕 你這個女飛行家，敵機沒有掃蕩，杯子到給你掃蕩了一個。

瑞鶯 這熱杯子根本就不夠，要是哥哥的朋友都來了，不要兩個人喝一個嗎？

瑞燕 今天的客，是哥哥的好朋友，兩個人喝一個，不更加親熱嗎？

瑞鶯 他們都是男朋友，怎麼好兩個人喝一個？只有姊姊和表哥，才好兩個人喝一個哩。

瑞燕 (拿一塊糖向瑞鶯嘴裏一送。) 堵住你這張嘴巴，回頭客來了，真難爲情哩。

瑞鶯 客來了，不要緊，要是表哥回來，你們倆，眉來眼去的，一邊說邊拿着糖作勢，那才難爲情呢。

瑞燕 你真會調皮！(去對付妹妹，瑞鶯嘻嘻哈哈往外跑，碰上陳媽端點心上去，點心撞落滿地。)

陳媽 唉喲，小姐，點心又碰倒了。(拾點心)

瑞燕 是不是你這丫頭身上，長得有刺？

瑞鶯 姊姊身上，才長得有刺，表哥回家，老是纏着他不放。

瑞燕 人家說正真，你老是開頑笑。

瑞鶯 好，誰開頑笑就罰誰！（假裝喀喇。）

陳媽 （拾畢）大小姐，沒有別的事了嗎？

瑞燕 啊，陳媽，你去樓上，請老太太下來。

陳媽 是！（到門口）啊呀，老太太下來了，大小姐！（母親在病中，扶杖上。陳媽下

瑞鶯 媽！（去扶母親）。

母親 孩子，今天是哥哥入空軍的紀念日，昨夜他在電話里說不是說有客來嗎？（坐下）。

瑞燕 媽，預備好了。

瑞鶯 買了點心哩，媽！（拿點心）你嘗一點吧。

母親 「我不要吃，孩子，點心够了嗎？」

瑞燕 媽，今天的客，是哥哥的好朋友，不會見怪的。

母親 那就好了，你媽帶着你們三個，從東北逃到漢口，什麼都逃光了，真是怪寒情

的。

瑞燕 媽，好朋友，越寒情才越親熱哩。

母親 孩子，要是你越寒情，人家就越發看不起你了。

瑞燕 媽，空軍是我們的救星，他們不會看不起我們的。

瑞燕 難怪姊姊那樣喜歡表哥，媽，你說是嗎？

瑞燕 我們青年女子，那樣喜歡空軍，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半點舊習慣哩。（敲門聲）

瑞燕 我猜得着，姊姊，一定是那個沒有半點舊習慣的人來了。（欲去開門）。

瑞燕 妹妹，你來扶媽，讓我來開吧。（搶去開門，可是進來的不是吳家駒，而是西

服翩翩的霍瑤卿。瑞燕臉上的笑容，頓時消失）。

瑞燕 妹妹，勞你的手，不敢當。

璦燕 沒有的事。

璦卿 伯母，您好些了嗎？

母親 霍少爺，你來得正好，昨夜把你的藥，吃了一半，還是和前一天一樣（啞喇）今天還要麻煩你呢。

璦卿 伯母，西藥不比中藥，效力來得慢一點。

母親 霍少爺，我一病，接連就是半年，現在完全靠你了。

璦卿 伯母，你老人家有病，就是我母親的病，請放心吧。

母親 霍少爺，謝謝你了。

璦卿 伯母，您癩又客氣起來了？

母親 霍少爺來了半天，陳媽怎麼還不倒茶來？

璦卿 伯母，我是天天來的。

母親 霍少爺，你多坐一會兒，我叫陳媽給你倒茶來。

瑤卿 你老人家別操心吧。

母親 陳媽？陳媽？（下）。

瑞鶯 媽，我來扶你。（去扶母親下。）

瑞燕 你們醫院也放假嗎？

瑤卿 燕妹，我是偷閒出來看你的。

瑞燕 那就真不敢當，霍少爺！

瑤卿 （攏去）幹嗎你也這樣叫我呢？燕妹？

瑞燕 本來你是一位闊少爺，幹嗎不這樣叫你呢？

瑤卿 要是叫你王小姐，你也許不高興嗎？

瑞燕 那是因為我不是闊人家的小姐，當然我不高興！

瑤卿 那末，我叫你燕妹，你該高興了嗎？（嘻皮笑臉）。

瑞燕 我不高興與你樣嗎！

瑤卿 這樣叫也不對，那樣叫也不對，我叫你親愛的，你該高興了嗎？（逼近一步）。

瑞燕 我不是不高興，請你不要這個樣子。（避開）

瑤卿 不要這個樣子，又那個樣子呢？（追去）。

瑞燕 天天見面的，怎麼今天不回了呢？

瑤卿 （摸出戒指追去予燕）你瞧這個小玩意兒好不好看？

瑞燕 你這個人，怎麼這樣麻煩？

瑤卿 你不是喜歡空軍嗎？昨天到天寶銀樓，好容易才得到它呢？

瑞燕 誰高興你的東西！

瑤卿 燕妹，人家只有一天天親熱，我們怎麼就一天天生疎呢？

（瑞燕往內走，瑤卿追去。到門口，碰着瑞鶯從內出）燕妹，你來得正好，我要

姊姊給你送來，她偏偏不肯，你瞧，多好看！（把戒指予鶯）。

（接着）小飛機，多好玩；霍少爺，我拿什麼送給你呢？（想）

瑤卿 鶯妹，你的歌唱得好，你就唱一個歌吧。

瑞鶯 (不走到點心前)我請你吃一塊糖。(拿糖予霍)。

瑤卿 這糖是買來招待我的嗎？(瑞燕已到花瓶前插花去了)

瑞鶯 不是買來招待你的，是姊姊買來招待空軍朋友的。

瑤卿 (詫異)今天有空軍朋友來玩嗎？

瑞燕 瑤卿，你不要聽她的瞎扯！今天是星期，有兩個客來玩，你在這兒吃午飯好不

好？

瑤卿 (注意瑞燕的話)。那就讓我來作主人，我們到花園飯店去吃醃鴿子。

瑞燕 也不是請什麼客，是哥哥的朋友。

瑤卿 鴻弟的朋友，不就是我的朋友嗎？

瑞燕 今天是哥哥投入空軍的紀念日，有幾個航空學校的朋友來玩，用不着那嗎小題

大作。

瑤卿 大題小作就大題小作，那又是什麼時候呢？

瑞鶯 是十一點鐘。

瑞燕 （對鶯使眼色，叫她不要說出時間來）毛丫頭，別多嘴！瑤卿，時間到說不定，要他們來了才曉得哩。

瑤卿 好的好的，我來作陪，可是有樁重要的事，等着去辦，我現在要向你請假。

瑞燕 怎麼你答認得好好的，幹嗎又變了卦呢？

瑤卿 不是變卦，出院的時候，只曉得往這頭走，但是到了這里，又想起那樁事來了。

瑞燕 你不是還要給媽看病嗎？

瑤卿 今天沒有帶東西來。（欲走）

瑞燕 怎麼說走就走呢？

瑤卿 這是我的脾氣，（拿着披風，帽子，手杖）回頭見。

(下。瑞燕懷疑，跟到門口)。

瑞燕 妹妹，叫你不要多嘴，你偏要多嘴！

瑞鶯 他走了不更好嗎？要是他在這里，表哥回來，就不高興了。

瑞燕 傻丫頭，哥哥和表哥，無論到什麼地方，都不說出時間來的。

瑞鶯 說出了時間，有什麼關係？

瑞燕 他們是空軍，行動和時間，要保守秘密的。

瑞鶯 為什麼空軍，就要保守秘密呢？(門外汽車聲)。

瑞燕 你想想在抗戰期中，空軍負的責任，多麼重大！你沒有聽見漢口的漢奸，不是活

動得很厲害嗎？(說話之間，瑞鶯家駒進。)

瑞鶯 哥哥回來了，哥哥你那天帶我去坐飛機呢？

瑞鶯 (兩手舉起鶯)馬上就請你坐飛機。

瑞燕 表哥，你們來得正好。

家駒 我曉得你等得不耐煩了。

瑞鴻 壯飛還沒有來嗎？

瑞燕 還沒有呢。

瑞鶯 表哥，我同姊姊正在談起你呢？

家駒 談我幹嗎？

瑞鶯 我說要是霍少爺，你回來就不高興了。

家駒 怎麼，霍露卿那傢伙，今天又來了嗎？

瑞燕 表哥，你看這瓶花插得好嗎？

家駒 好是好，恐怕雄蕊太多一點。

瑞燕 我給你插一朵好不好？

瑞鴻 對啦，你幫家駒插上一朵。那就雌雄相配了。哈哈！

瑞鶯 (鼓掌) 哥哥，你這樣會笑，也賞你一朵吧！(給鴻插花。)

瑞鴻 媽呢？

瑞燕 在樓上呢？

瑞鶯 (插好了)我去請下來。(一跳一跳上樓去)媽，哥哥和表哥回來了。(邊跳邊叫)

瑞鴻 妹妹，我上樓去。(下)。

家駒 一道去。(欲去)。

瑞燕 媽就要下來的。(拿着家駒的手)。家駒，我們又有一個星期不見面，好像生疏了似的。

家駒 燕妹，你說的是我們倆，一個在天空中，一個在地面上嗎？

瑞燕 當然咯，誰不曉得你是一個星月王子，在黑夜里去轟炸幾千里的敵人，但是心愛的人，到了你面前，你又淡冷了。(撒嬌似的走開)家駒邀言。

家駒 燕妹，你曉得一心不可兩用嗎？

瑞燕 是的，只知有國不知有家。今天，本來不應該這樣說。可是當地面上的人，想着他天空的人，天空中的人，也應該……（家駒擁而抱之，瑞燕懶洋洋把腰一閃，家駒正欲向其親一個甜蜜的嘴時，樓梯響處，母親，瑞鴻，瑞鶯下，竟將其甜蜜圖斷。）

家駒

媽媽！

母親

孩子，你回來了？燕兒時時刻刻在念着你呢。

家駒

媽媽的病，好些了嗎？

母親

孩子，稍微好了一點，但是沒有見什麼效。

瑞燕

這一回都是吃霍瑤卿的藥。

家駒

霍瑤卿只曉得吹牛皮。

瑞鴻

西藥治內病，我是根本反對的。

母親

媽兒，你們兩兄弟，要一個星期，才回來一次，每次回來，坐不到一會，談不

上兩句，你們又走了。

家駒 姑媽，我們每個星期，準定回來看你老人家。

母親 不，孩子，今天是鴻兒投考空軍的紀念日。記得鴻兒入空軍，已經四年了，每年到了今天這個日子，我都要熱熱鬧鬧，請你們的朋友來玩。今年要不是這樣兵荒馬亂的，我要多請幾個客來，祝賀鴻兒的成功了。孩子，我去做一樣點心你們吃。

家駒 姑媽，你老人家別操心吧。

母親 孩子，姑媽家，就是你的家，你姑媽逃難到這里，不能好好招待你，你也不會怪我的。

家駒 姑媽又客氣起來了。

母親 孩子，你姑媽離開東北，又有幾年沒看見家鄉了。只要你們在我面前，好比看見了家鄉一樣。

家駒 姑媽又想起家鄉來了嗎？

母親 孩子，你姑媽老了，一年不如一年了，古人說得好，人老思故鄉。但願我們的軍隊，早一天打到東北去，你姑媽就能够早一天回故鄉了。

瑞燕 媽，您坐着談吧。

母親 不，孩子，你們說的時行話，我又不懂，不能陪你們。鴻兒，你回家駒多談一會兒，我去做一樣點心，你們吃了才走，陳媽，陳媽？（欲行）。

瑞鴻 媽，是不是作羊肉餃子？

母親 你們多坐一會兒，我作來給你們吃吧（下）

瑞燕 媽媽得你們愛吃羊肉餃子，一大早就叫陳媽買羊肉去了。

瑞鶯 哥哥，你怎麼這樣喜歡餃子？

瑞鴻 鶯妹，我有三件痛快的生活。

瑞鶯 那三件呢？

瑞鴻 第一件是在空中，把敵人的飛機，一架一架打下來。

瑞燕 第二件呢？

瑞鴻 第二就是瞞準敵人的陣地，把炸彈一個一個扔下去。

瑞鶯 還有呢？

瑞鴻 還有，就是回來痛痛快快地吃一頓羊肉餃子。

瑞燕 哥哥，你應該還有一件痛快的事，家駒，你說是嗎？

家駒 這件事，也許比吃餃子還要痛快。

瑞鶯 這件事，我曉得。

瑞鴻 你曉得，就說！

瑞鶯 就是表哥和姊姊那樣的好，你說是不是比吃餃子還痛快？

瑞鴻 你又沒有嫂嫂。

瑞鶯 那多女朋友追求你，幹嗎不選擇一個？

瑞燕 羅小姐就不壞，程度也好，人又漂亮，又那樣崇拜你，哥哥怎麼不更痛快一點呢？（家駒鼓掌）。

瑞鴻 現在還談不到，不到我們得到最後勝利的那一天，我是不講究戀愛的。

瑞燕 要是三年得不到最後勝利呢？

瑞鴻 我就三年不談戀愛。

瑞鶯 要是五年呢？

家駒 沒有的事，我們的民族戰爭，我相信不到民國三十年，一定能得到最後勝利。

瑞鴻 假使我們有兩千架飛機，這場戰爭，當敵人開始進攻上海的時候，早就把它消滅了。

瑞鶯 爲什麼我們沒有這多飛機？

家駒 要建設強大的空軍，是要廣大的民衆來建立的。現在世界上空軍最強的國家，

要算蘇聯和法國，但是他們的空軍，完全是國民建立起來的。他們的國民，在

政府一個命令之下，可以建設到好幾千架，要是我們中國的人民，個個像蘇聯和法國的人民那樣愛護國家，莫說二千架，就是五千架，也早就建立起來了。

瑞鴻 一個四川同志說，要是四川的軍人和地主，拿出他們三分之一的財產，就可以買一千五百架戰鬥機，一千架轟炸機！（說話之間，劉壯飛偕夫人陸麗如翩然而來。）

瑞燕 麗姊，你們回來了！（走去握麗如手，瑞鴻家駒握壯飛手）。

麗如 燕妹，爲什麼這樣客氣！

瑞燕 那兒是客氣？劉先生從前線回來，我們應當慰勞的。

瑞鴻 昨晚你們一下車，我們就想過江來看你們。今早不該打電話來驚醒你們的好夢，但是自從去年在杭州分別之後，又有半年多不見了。巴不得馬上看見才好，兩隻手不由自主的，就搖電話來了。

家駒 你們又在東湖，今天我們只有三個鐘頭的假，今天看不見你們，就要下星期，

才聽見面了。

壯飛 昨晚一到東湖，就打聽你們的住址，今天我記得是鴻弟入空軍的紀念日，你就不打電話，我們也要同麗如，過江來看你們的。

瑞燕 麗姊，你越來越長得漂亮了。

瑞鴻 對啦，去年五月，在南京吃你們喜酒，那個時候，陸小姐，還是一個小姑娘呢。

壯飛 現在呢？老弟？

瑞鴻 現在是完完全全一位摩登少奶奶了。

麗如 鴻弟，你的形容詞用得太美了！

瑞鴻 根本就這様美，那能形容得來呢？

瑞燕 實在麗姊和劉先生的內心太美了，所以形容到外邊的，就更加覺得美滿了。

壯飛 太太，你說是嗎？

麗如 這裏問你自己哩。

瑞鴻 你們瞧，他們好像是昨夜才結婚的哩。

家駒 老劉，請你把這個經驗，傳給我個瑞鴻吧。

壯飛 那還用得着我嗎，你同王小姐早已傳給他了。

麗如 真是，燕妹，你們什麼時候請我們吃喜酒呢？

瑞燕 對不起，連坐都忘了請了。麗姊，請坐。（拉着麗如請坐）。

瑞鶯 （端着點心予麗如）麗姊，你餓了嗎，吃一點蛋糕吧。

麗如 妹妹，謝謝你。（先檢一塊與壯飛，然後自己檢一塊。）

瑞鴻 老大哥，你把這次轟炸鬼子的故事，告訴我們一點吧？

壯飛 這一次真有趣。

瑞鶯 劉先生，快說吧，我愛聽死了。

壯飛 我們在一個早晨（口講指畫）向萬山羣島飛去，可是到了海面，沒有發現敵人的

航空母艦……

家駒 敵人的航空母艦，最會偽裝，它把全艦，裝成一座小島，你從上面看去，簡直認不出是小島，還是母艦。

壯飛 但是這一次都沒有用？……

瑞鴻 爲什麼沒有用？

壯飛 我們在上面偵察，連小島也沒有，不知躲到那兒去了。

瑞燕 劉先生，真是便宜了它。

壯飛 王小姐，不，我們在萬山羣島附近，發現四隻敵艦……

瑞燕 炸中了嗎，

瑞鴻 不要忙呀！

瑞鸞 呀！急死我了，快點說呀！

壯飛 我們一個中隊，一架一架，作垂直俯衝姿勢（比手勢）從一萬公尺，俯衝到八百

公尺……

家駒 這樣雄壯的投彈，是很準確的。

壯飛 第一架的炸彈，落在第一隻上，第二架的炸彈，落在第二隻上，於是第三隻，

第四隻，順着俯衝。但是四隻艦上的高射砲，也同時集中火力，向我們射來。

麗如 這不危險嗎？

壯飛 哼！危險，反到給我們作了很好的目標。

瑞燕 後來呢？

壯飛 後來，我們就高興的飛了回來，過了兩點鐘，又作第二次轟炸。

瑞鶯 劉先生，原來的四隻敵艦，炸到了嗎？

壯飛 原來的四隻敵艦，只有一隻了，

瑞鶯 那三隻呢？

瑞鴻 炸沉了。

瑞鶯 我高興死了，這一隻呢？

壯飛 這一隻老早就在水面上兜圈子，那種可憐的樣子，叫你看了，真是好笑……

麗如 兜圈子，幹嗎要兜圈子？

壯飛 還不是想逃命？忽然南面天空，發現二十幾架……

瑞鶯 是我們的嗎？

壯飛 是去炸廣州的敵機！

麗如 你們不陷入重圍了嗎？

瑞鶯 你們又怎麼樣呢？

壯飛 我們分一隊去轟炸敵艦，另一隊把炸彈投到荒島上，就同二十幾架敵機纏鬥起來。經過十分鐘的廝殺，擊落七架敵機，我們全隊，只中七隊，我這個洞子（指左袖）就是那次的紀念。

大家 偉大的戰鬥，偉大的收穫（全體鼓掌，梁士毅，老幹也鼓掌而入。）

士毅 偉大的戰鬥，偉大的收穫，再來一個！

瑞鴻 來得正好。

壯飛 久不見！（握士毅老幹的手）。

士毅 久不見；你們兩位辛苦了。

（老幹一聲不響，向角落坐下，抽煙。）

壯飛 你們昨天的收穫，多麼偉大！

士毅 昨天真是便宜了鬼子！

瑞鴻 壯飛，昨天真好玩，我在前面，來一個俯衝，老滾來一個追擊，把敵機衝得七

零八亂，真個够味。

士毅 昨天十八架鬼子機，只剩十一架回去。

瑞鴻 今天要是它再來，我要留一個紀念，紀念我投入空軍的成績。

家駒 你的志願，固然值得欽佩，但是鬼子的花頭，越來越巧，我們那能隨便？

瑞鴻 這不是隨便，我們在上海，轟炸出雲旗艦，去杭州轟炸鬼子司令部，臨滄關五

糧衝鋒，蕪湖市三次肉搏，那一次不把鬼子嚇得魂飛天外？

家駒 我們有這樣的成績，固然不錯，要是再不把鬼子統統幹掉，讓他東逃西竄，這

不是辦法。我的意思，下次鬼子再來，給他一個分頭猛襲，不放走一架，才是我們的任務。

瑞燕 你們這樣興高彩烈的殺鬼子，分到我們名下，一點工作也沒有了，麗姊你說是嗎？

麗如 對啦，這個世界，好像完全是你們男子的了。

七毅 壯飛，陸小姐，向你示威了。

壯飛 這不是向我示威，這是向鬼子示威。

家駒 你們的工作，不是沒有，只怕你們不去作。

瑞燕 你說要我們去做什麼？

家駒 敵人的女間諜，真是了不得。

士毅 對，漢口的漢奸那麼多，真是很好的工作。

瑞鶯 姊姊，我去作一個女間諜好不好？

瑞燕 傻丫頭，別多嘴！

瑞鴻 我們不要空口說空話吧。（自己先咬蛋糕吃。大家跟着吃。）

家駒 老幹，你怎麼這樣客氣？

士毅 老幹一聲不響，好像一個圍圍里的姑娘。

社飛 老幹，你是不是在作偵探工作？

家駒 對啦，老幹來了半天，半句話也沒有聽見。

士毅 我們老幹，還是那副老脾氣，除了抽香煙，就只會辱罵人！

瑞鴻 人家說聽老幹說一句話，比看到黃河清還難呢。

士毅 黃河的水，聖人出來，還要清一次，恐怕黃河的水，清過五次，還聽不到老幹

一句哩。

瑞鴻 老幹，你就來一句吧！

瑞燕 對啦，真是難得的機會，我們只要求一句。

士毅 對，王小姐說的，剛剛一句。

老幹 （老幹從進門到現在，至少抽了半打煙）。你們叫我老幹，老幹，根本我就只曉得幹！

士毅 幹什麼呢？

老幹 幹敵人！

瑞鴻 對！

壯飛 對！

士毅 對！

老幹 鬼子的飛機，來一架，幹一架，把它媽的鬼子機，完全幹掉它！（大家鼓掌）。

壯飛 千言萬語，還抵不過我們老幹一句。

（電話機急響，瑞燕急去拿起耳機）。

瑞燕 誰？吳隊長……（家駒搶去接耳機）。

家駒 喂，就是我……唔，……緊急集合，……司令部，……

（放下耳機）弟兄們，司令部電話，緊急集合！（舉手一揮，向外奔，瑞鴻家駒跟去，士毅，老幹繼去！）

壯飛 麗如，我們一道走吧！（下）

麗如 燕妹，再會（下）

（瑞燕瑞鶯送到門外，門外汽車聲，由近而遠，舞台空寂。母親扶杖上，陳媽端兩盤餃子上，瑞燕瑞鶯進。）

母親 燕兒。表哥談了半天，肚子餓了，快叫他們進來，嘗嘗我親手做的羊肉餃子吧。

空軍魂

三三

瑞燕 媽，哥哥和表哥，已經走了。

母親 走了，怎麼餃子沒有吃就走了？

瑞燕 媽，他們得到隊里的電話走了。

母親 常言道，軍令如山，怪不得你媽作的餃子，也不吃了。（陳媽下。）

瑞燕 媽，國家到了最後關頭，他們就只知有國，不知有家了。

母親 等到國家太平了，你表哥就可以快快乐樂在家了。

瑞鶯 姊姊，要什麼時候，國家才能太平呢？

瑞燕 妹妹，再過三年，國家就太平了。

母親 再過三年，不但國家太平，就連你們也有了家室了。

瑞鶯 媽，到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回到東北去了。（空襲警報，陳媽荒張上。）

陳媽 老太太，警報，警報！

母親 鶯兒，討厭的聲音又來了！

瑞鶯 姊姊，怎麼辦？

瑞燕 媽，不要緊，回頭還是到花園去躲一躲吧。

母親 昨天也有，今天又來了，這幾天幾乎天天都有。

陳媽 大小姐，要是天天有緊報，怎樣得了？

瑞燕 要是它天天來，我們完全把它打下來，它就不來了。

瑞鶯 媽，我害怕。

母親 孩子，不怕的。

陳媽 還是請菩薩爺吧。

瑞燕 菩薩，菩薩是泥巴作的，木頭雕的，它有什麼用？上海龍華寺的菩薩，有的

炸斷了腿，有的炸掉了頭，自己都保不了，那能保人呢？

(緊急警報)。

陳媽 大小姐，你聽，拉緊急警報了。

瑞燕 不怕的。

陳媽 他們說租界里面，不會來的。

瑞燕 誰說不會的？上海租界里面，不是也被炸了嗎？

陳媽 大小姐，我們這里不怕的。

瑞燕 陳媽，誰對你說的？

陳媽 霍少爺告訴我的。（敵機聲「宮宮宮」，已入市空。）

瑞燕 姊姊，你聽！

瑞燕 是的，是的，已經來了。

母親 孩子，不怕的。

瑞燕 媽，還是到花園去躲一躲吧。（瑞燕瑞鶯扶母由內門下，陳媽下。）

（舞台空。高射砲聲大作。接着炸彈砰然大吼。窗外濃煙起，火光作。窗外天幕。隱約看見燕子大小的飛機亂撞。機聲時小時大，時而鳴鳴聲，空中機槍聲

大作。霍瑤卿從外倉卒入，一聲不響。

瑞燕聲 空戰空戰，激烈的空戰！

瑞鶯聲 看得見嗎？姊姊？

瑞燕聲 看得見，一隊，兩隊，三隊，二十七架。

瑞鶯聲 二十六架！二十六架！

母親聲 孩子，不要出去，危險！

瑞燕聲 妹妹你看，敵機被包圍了。（嗚嗚聲）。

瑞鶯聲 姊姊，那一架的屁股上出烟了。

瑞燕聲 打下一架，打下一架！（鼓掌）

瑞鶯聲 痛快，痛快！

瑞燕聲 我們的驅逐機，又把敵機追上了。（空軍機槍聲大作，飛機下墜聲。）

瑞鶯聲 姊姊，你瞧，又打下一架！

瑞燕聲 不止一架，兩架，兩架，

瑞鶯聲 那一架的尾巴上起火了，滿天火花，好看死了。

（空中機槍聲大作。沙的一聲，隔壁窗子玻璃，擊落一塊，玻璃碎片擊傷瑞燕額角。）

燕燕聲 唉喲！（飛機由近而遠。）

母親聲 孩子，怎麼了？

瑞鶯聲 姊姊額角擊傷了。

母親聲 孩子，冒血了嗎，怎麼得了？

瑞燕聲 媽，出一點點血，算得什麼？妹妹，我們的飛機呢？

瑞鶯聲 姊姊，我們的飛機，追着敵機去了。（母親，瑞鶯，陳媽扶瑞燕進，瑞燕額角冒血。）

陳媽 霍少爺來了！

瑤卿 警報沒有解除，外面通不過，我就進來了。

母親 霍少爺，你來得正好，燕兒受傷了！

瑤卿 怎麼，燕妹受傷了嗎？

母親 碎玻璃片，把她炸傷了。

瑤卿 伯母，不要緊，接到我醫院去，休息兩天就好了。

瑞燕 媽，我不去！

母親 孩子，不要緊的。

瑤卿 這一帶靠近漢景街，非常危險！

瑞燕 我不去，我不要去！（解除警報聲）。

瑤卿 快走快走，二次警報又來了，走走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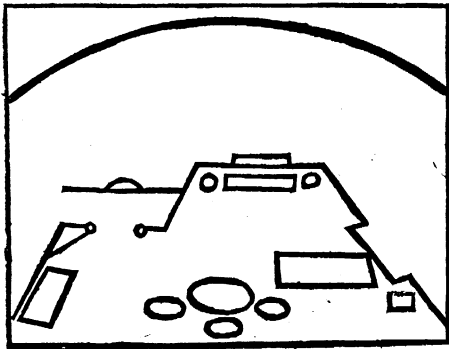
幕落

空

軍

魂

三八



第 二 幕 設 計 — 黃 治

第二幕

人

霍瑤卿

王瑞燕

朱鶴樓

卡朋

吳家駒

王瑞燕

看護婦

傷兵羣——不登台

特務員四名

時

第一幕的後一星期

地

漢口法租界

空軍魂

景 午後。一間富麗的寫字間，摩登家具全套。壁上掛瑤卿瑞燕像鏡。瑤燕像鏡後，有祕密壁櫥，非常靈巧，有意想不到的神密。暮開時，瑞燕在整理額角上紗布，瑤卿斟滿一杯威士忌在手裏欲喝。

瑤卿 燕妹，你說我這種生活不算壞嗎？

瑞燕 你這生活也不壞，不過在抗戰期中，無論什麼人的生活，要直接和抗戰發生關係，才是我最喜歡的生活。

瑤卿 那末，照你說，你最喜欢的生活，當然是軍人了。

瑞燕 那也不見得。

瑤卿 怎麼不是呢？不是軍人，那能直接和抗戰發生關係？

瑞燕 你說抗戰，專門是軍人的事嗎？政治工作人員，作宣傳的文化人員，和傷兵發生密切關係的醫生，他們都是直接和抗戰發生關係的人。

瑤卿 你這樣說，我要算是你意想中的人了。（近瑞燕身）。

瑞燕 我不高與你這樣說。

瑤卿 那又爲什麼呢？

瑞燕 誰不曉得你是漢口有名的醫生，你的醫院是自己開的，又沒受任何機關的津貼，自從抗戰以來，你這個醫院，每天要收幾十傷兵，漢口人那個不恭維你？

瑤卿 燕妹，你真是我的知己。

瑞燕 不過，我要問你一句。

瑤卿 莫說問一句，你就問十句，百句都可以。

瑞燕 聽說後方許多醫院，就利用這個機會，大發其財。

瑤卿 沒有的事！（辯護似的）。

瑞燕 當然你是例外，你又何必辯護呢？

瑤卿 我不是辯護，世界上那有這樣的醫院？

瑞燕 哼！他們不但高抬藥價，還要發賣假藥呢。

瑤卿 賣假藥？

瑞燕 可不是賣假藥，有一些不但賣假藥，還虐待傷兵，吞滅傷兵的火食錢，傷兵在醫院里，不給他藥吃，又不給他飯吃，這簡直是國家民族的罪人！

瑤卿 燕妹，你真是一個忠實份子，三句話，就有兩句國家民族。

瑞燕 我問你，這個時候，除了國家民族，還有什麼可說的？

瑤卿 除了說國家民族，我們兩個的事，就說三天三晚，也說不完哩。

瑞燕 我們兩個的什麼事，值得說三天三晚？

瑤卿 你是聰明人，何必要我說出來呢？

瑞燕 你不說出來，我們還是說別的吧。

瑤卿 我說，到底什麼時候，解決你的婚姻問題？

瑞燕 這個問題，現在還談不到。

瑤卿 燕妹，你怎麼越來越不爽快了。

瑞燕 你說我還不爽快嗎？

瑞卿 你要知道，飛行員的生命，是人生中最短的，駕上飛機，說不定一兩個鐘頭，就可以送命，可是你不要誤會，我不是說你表哥。

瑞燕 你就說他，也沒有關係。

瑞卿 不能不能，表哥是你最心愛的。

瑞燕 請你不要講這些個。

瑞卿 老實說，空軍的可愛，完全在他們的勇敢，要是空軍，根本說不上勇敢，也就沒有什麼可愛的了。

瑞燕 你不要誣譏中國的空軍，自從我們的空軍，參加抗戰以來，敵人損失在我們空軍手里的，不知有多少萬萬？

瑞卿 你要知道，中國的損失，還要大過好幾倍呢。

瑞燕 那是因為敵人，故意轟炸我們不設防的後方。

瑤卿 對！要是武漢沒有中國飛機場，我相信絕不會轟炸的。

瑞燕 怎麼前天炸到漢景街來了呢？

瑤卿 我想那是誤炸的。

瑞燕 你怎麼幫敵人辯護呢？

瑤卿 請你原諒我，這是事實，再說現在一般青年女子，喜歡空軍，其實，不是愛空軍，是愛鈔票！

瑞燕 你這話我不懂。

瑤卿 你真的不懂嗎，那我就告訴你吧。每一個空軍，政府要給他一筆撫卹金，一般女子，明知空軍的生命很短，這不是愛鈔票是什麼？

瑞燕 請你不要誣衊我們女同胞！這里有的是證據（替中國的空軍與瑤卿怎麼能隨便侮辱人呢？（生氣似的走開了）。

瑤卿 小姐，（擺去）我不是說你，你又何必這樣認真呢？（敲門聲，可是這敲門聲，

有點特別，先響三下，再響兩下，然後又響三下。瑤卿去開門，進來一位病人裝扮的男子（朱鶴樓，瑤卿按電鈴。）

鶴樓

謝謝霍院長，我，我的病好得多了。

瑤卿

你在中國紅十字會，醫了兩個月，不但沒有見效，反到把病弄錯了，在我這裏，不到三天，就好了大半，我霍瑤卿的本事，究竟不壞嗎！

鶴樓

高明得很，真是人類的救星！（看護婦上）。

瑤卿

李小姐，你陪王小姐去換藥。

看護

王小姐剛才換了藥，院長？

瑤卿

普通病人，一天換一次，王小姐是客，越換得多，越好得快！

看護

王小姐，請到手術室去換藥吧？

（看護開門，瑞燕下，看護跟下，鶴樓把有機關鎖的門關好，從衣袋摸出一紙告子瑤卿，瑤卿邊看邊問。）

瑤卿 那邊的貨物够不够？

鶴樓 那邊的貨物，到下午一點鐘，完全空了，看樣子，今天大概沒有貨來了吧？

瑤卿 (發怒) 你們真是飯桶！連這點小事，都調查不清楚，你叫我怎麼打報告上去。

下次這樣，可就危險了。

鶴樓 下次不敢！

瑤卿 唔，那麼，這邊呢？

鶴樓 這邊，今早來了一批貨，到十二點半，又分散了。

瑤卿 分散到什麼地方去了？

鶴樓 分散到應城，天門，鍾祥三個地方去了。

瑤卿 月宮方面的情形怎麼樣？

鶴樓 月宮跳舞場，天天客滿，但是中國空軍，去的很少，縱然有去的，也是淘汰下

來的。

瑤卿 吳家駒那小子呢？

鶴樓 這小子，不常離隊。

瑤卿 不常離隊？——我就時常碰着他，你們真是飯桶！

鶴樓 是！是！是！

瑤卿 告訴你，中國特務團，這一團非常活動，昨天鄭大用，在水碼頭，就是不小心撞的禍。鄭大用掉了沒有？

鶴樓 沒有掉，到了衛戍司令部了。

瑤卿 這把火還得趕快想法掩息才好。

鶴樓 是！這椿事，已經有了路線。不過現在費力的，到不是鄭大用。

瑤卿 那又是誰呢？

鶴樓 王瑞燕。

瑤卿 王瑞燕？誰說的？

空 軍 魂

鶴樓 偵探長說的。

瑞卿 偵探長怎麼說？

鶴樓 偵探長說她是派來院里工作的。

瑞卿 王瑞燕的事，你對偵探長說，放在我肩膀上好了，說不定在最短時期內，你可以吃到我們的喜酒呢。

鶴樓 恭喜隊長！（鞠躬）。

（敲門聲，先響三聲，再響兩聲，又再響三聲，瑞卿去開門，進來一位外國醫生裝束的卡朋。）

瑞卿 哈囉！（與卡握手。）

卡朋 哈囉！快快快，貨又沒有了，貨又沒有了，趕快發電報，趕快發電報。

瑞卿 鶴樓，你先為隊！

鶴樓 是！（到門口）。

瑤卿 轉來！轉來！

鶴樓 是！（轉來）。

瑤卿 鄭大用，務必要劫出來！

鶴樓 是！

瑤卿 記牢了嗎？

鶴樓 記牢了。卡朋顧問，再見。（下。瑤卿關好門。卡朋抽煙捲。瑤卿取下像框，

打開祕密壁櫥，發動電機。約一分鐘，畢。將壁櫥關好。）

卡朋 霍醫生，中國空軍，可了不得，可了不得。上禮拜的事，謙田特務長，發了氣，說你的消息不確實，要不然，怎麼十分鐘，損失十三架，足足損失十三架！

瑤卿 卡朋顧問，你是我的好朋友（送雪茄與卡，又擦洋火）。要請顧問到謙田特務長面前，多多關照，多多包容！

卡朋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你相信我是謙田特務長的顧問，特務長的事，就是我的

事。

瑤卿（舉腳）是，是，絕對聽顧問的指導！絕對聽顧問的指揮！

卡朋（從皮袋里取出一把鈔票）這是謙田特務長賞給你的。

瑤卿 是，是，謝謝顧問。

卡朋 謙田特務長說，打下一架，賞一千元，上禮拜打下兩架，賞二千元。

瑤卿 謝謝特務長，謝謝顧問。

卡朋 不要謝我卡朋顧問，要謝謝你們中國人，對不對，哈哈……

瑤卿 是，是，一點兒沒有錯。（取出四百回扣）這一點小回扣，孝敬顧問！

卡朋 來來來，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瑤卿攏去，卡對他耳語，然後哈哈大笑）。

瑤卿 好極了，好極了！

卡朋 好極了，好極了，你又要大發其財了，對不對？

瑤卿 謝謝顧問的賞賜。

卡朋 我走了，（攜皮包走兩步，停步）。不錯，不錯，還有一樁事忘了，沙古納瓦的事，你知不知道？

瑤卿 不大清楚，不大清楚。

卡朋 沙古納瓦，是我們敵國呱呱叫的飛行家，在中國飛行六年了，蘭州，成都，重慶，貴陽，昆明，這幾個地方的航線，他很有把握，很有把握。他進中國空軍，是我介紹的。現在進日本空軍，又是我介紹的。

瑤卿 貴國人才，真是令人佩服！

卡朋 令人佩服？可是昨天在南昌上空，被中國空軍降落下來，作了俘虜了。可惜犧牲了。

卡朋 要是犧牲了，那到好了。

瑤卿 我不懂顧問的意思？

卡朋 中國空軍，多半是他的學生，絕不殺害他的。絕不殺害他的。

瑤卿 不殺害他，那不很好嗎？

卡朋 不對不對，中國空軍，不殺害他，對於他可是很好，對於日本空軍，可就很不好了，很不好了。

瑤卿 那又爲什麼呢？

卡朋 將來給中國空軍軟化了，把日本空軍的祕密，洩露出來，連我和你這條老命，要送掉他的手裏！

瑤卿 現在那里？

卡朋 洛陽。

瑤卿 卡朋顧問，這付担子，交給我好了，請你告訴特務長。

卡朋 霍醫生，你真了不得！你真了不得，再見！（下）

瑤卿 再見！

（瑤卿將門扣緊，打開壁櫥，收藏鈔票，開動電機。畢，關好壁櫥，拿着照片

框自顧，覺得洋洋得意，掛上照片。敲門聲，瑤卿去開門，瑞燕上。

瑞燕 我有一本中國的空軍，扔在這里，（找書）。

瑤卿 你來得正好，燕妹，你要是不來，我也要來找你了。

瑞燕 找我幹嗎？

瑤卿 找你幹嗎？我們兩個的事，真是一部廿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

瑞燕 那你就從最近的說起吧。

瑤卿 對，我就從最近的說起。可是我說過之後，你得痛痛快快答認我。

瑞燕 等你說了之後，我再來答復你。

瑤卿 我問你，到了暑假，你在文華大學學了業，你打算怎麼樣？

瑞燕 這個問題，太遠了，你還是說近一點的吧？

瑤卿 這個問題，就在眼前，一點兒也不遠。何況你學的是藝術，我看這門學問，在中國是造就不出特殊藝術人才來的。要想有深刻的造就，最好是到法國去，或

者是日內瓦。我有幾個朋友的太太，都是從巴黎留學回來的。你要是到外國去留學，我可以犧牲一切陪你去。再說這個時代的新女性，不到西洋去留學，也就太不摩登了。

瑞燕

我到沒有這個摩登打算。我只想憑着這點常識，到難民兒童收容所，傷兵醫院，壯丁隊去工作，你要曉得，國家到了危急存亡關頭，絕不容許我們踏進修道院似的外國大學，去研究不必要的空頭藝術。我們在這個時候，應該有什麼力量，就盡一分力量，這就是我現在最摩登的打算。

瑤卿

哈哈！平常你總是譏笑人家是近視眼，現在你自己把近視眼鏡戴上，又不曉得了。

瑞燕

只要我個人所學的，對於今天的國家，有一分用處，就是戴上了近視眼鏡，也是有價值的。

瑤卿

我不跟你說這個，我們還是言歸正傳吧。（靠近瑞燕）今天我只能告訴你一句，我們

的終身大事，到底怎麼樣？

瑞燕 我不是早對你說過嗎？

瑤卿 那已經過去了。

瑞燕 莫說過去，今天，就是明天，還是這樣說。

瑤卿 那麼，請你說吧。

瑞燕 等到我們得到最後勝利以後。

瑤卿 你又開起頑笑來了。你說長期抗戰，人家在準備百年戰爭，你說得到最後勝利

，這簡直是老驢推磨，沒有頭兒。

瑞燕 你說是老驢推磨嗎？我問你在東北的家，不要了嗎？在東北過地獄生活的父母

，你不管了嗎？我和你都是東北人，你就不想回東北去了嗎？

瑤卿 回東北去，也很容易，只要你答認我，我們什麼時候結婚，我們就什麼時候回

東北去。

瑞燕 我不知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瑤卿 你不是要回東北去看老家嗎？

瑞燕 你怎麼能够回去呢？

瑤卿 這有什麼困難？現在天津北平一帶，非常安全，南滿鐵路，一直通行長春。只要你答認我，不但你一個人能够回去。連伯母都能够回去。（敲門聲。瑤卿去開門，看護婦持名片予瑞燕。）

看護 王小姐，有客會你啦。

瑞燕 啊，李小姐，你說我馬上就來。

看護 是！

瑤卿 是誰？

瑞燕 哥哥來了。

瑤卿 鴻弟不是外人，請到這兒坐。李小姐，請客到這兒坐。

看護 是！(下)。

瑞燕 他是空軍，是你最高興的人，那又何必呢？

瑞卿 他是你的哥哥，那又當別論了。(瑞鴻，家駒上。)

瑞燕 哥哥，你回家駒，怎麼找到這兒來了？

瑞卿 鴻弟，表兄，難得來的，隨便請坐。

瑞鴻 家駒，不要客氣。

瑞燕 家駒，在報紙上，天天看到你們打勝仗，上星期，你們打落十三架，我真高興

？

家駒 十三架，算不得什麼。

瑞鴻 怕死的敵人，只有活的來，死的去！

瑞燕 霍醫生，我們的空中戰士，打落十三架敵機，你說勇敢不勇敢？

瑞卿 勇敢，勇敢，中國的空軍，真是勇敢！鴻弟，表哥，要算是空中英雄！(翹起

指頭比擬)。但是你的傷口，沒有復原，請你不要這樣興奮，要不然，傷口又繃開了。

瑞燕 霍醫生，又要我們的空軍，打勝仗，莫說這點小傷，沒有關係，就是把犧牲了，我也願意。

瑤卿 好一個愛國的女英雄！哈哈！

家駒 怎麼你的傷還沒有好，你不是二片碎玻璃，炸破了一點皮嗎？

瑤卿 要是聽我的話，不把傷口繃開，早就出院了。

(門外擾亂聲起。看護婦急入。)

看護 院長，幾十個傷兵，走到配藥處，把藥瓶子打破了，走到廚房，廚師挨了一頓打，飯碗也打破許多。院里的人，因為他們是傷兵，不敢同他們鬧……

瑤卿 怎麼？幾個傷兵在醫院胡鬧，豈有此理！

(擾亂聲已經鬧到門外)。

看護 他們無法無天，已經鬧到這裏來了。（門口站立傷兵羣）

瑤卿 （自己知事不妙，但又不得不強作鎮靜，站立門口）豈有此理！誰敢在我醫院胡

鬧，叫憲兵給我抓出去！

聲一 報告院長！我們十塊錢一月的火食，連白飯都吃不飽！

聲二 報告院長！配藥處賣假藥。

瑤卿 吃不飽飯，問廚房，賣假藥，問配藥處。

聲一 廚房要我們來問院長，他說院長只算二塊五角錢一月的火食。

聲二 配藥處我們也去過，他說他們是照藥單配藥，藥的真假，他們是不負責的。

衆聲 他們要我們來問院長。

瑤卿 混蛋，一個一個，都是飯桶！你們跟我來！（氣憤下，傷兵羣跟去，邊走邊鬧

。瑞燕，瑞鴻，家駒，面面相覷，疑竇叢生。）

瑞鴻 霍瑤卿，慣吹牛皮，說他的醫院，怎樣辦得好，怎樣優待傷兵。

家駒 哼！醫院！這一趟你沒有聽見每次空襲的時候，無線電台，老是聽到一種聲音

，經各方面的調查，這種聲音，是從法租界這一帶發出去的。

瑞燕 對，對，（自揣）表哥，你們不相信？

瑞鴻 什麼？

瑞燕 ……………

家駒 你說吧！

瑞燕 也許你們不相信。

瑞鴻 怎麼又不說呢？

瑞燕 也許是我的神經過敏！

家駒 奇怪，誰說你神經過敏？

瑞燕 我說我們的朋友…………

瑞鴻 誰？

瑞燕 我們的同鄉……

家駒 同鄉？

瑞燕 就是剛才同我們談話的霍瑤卿，

瑞鴻 霍瑤卿怎樣？

瑞燕 霍瑤卿有很大的嫌疑。

瑞鴻 你怎麼曉得？

瑞燕 平常在他的談話裏，尤其是最近以來，處處使我懷疑，我在這裏，時常看見一

些鬼鬼祟祟的人，同他來往。

瑞鴻 不說破，誰也沒有這樣想，經你一說破，車絲馬跡，到有幾分相像了。（從桌

上拿起煙捲，放下，又去摸收音機。）

家駒 真有這回事嗎？

瑞燕 也不是說他真有這回事，不過實在令人懷疑的地方太多了。

瑞鴻 (指瑤卿像鏡) 這付輕薄的嘴臉，就是一個漢奸坏子！

家駒 瑞燕！(指瑞燕的像鏡) 怎麼你的像，掛到這裏來了？

(走去將像鏡拉下，發現掛像鏡的地方，有神密的壁櫃門。) 這是什麼？

(瑞燕瑞鴻走去)。

瑞鴻 壁櫥，壁櫥！(用手去搖，不開，左一搖，右一搖，開。)

瑞燕 壁櫥，好祕密的壁櫥！

瑞鴻 (進去) 你們瞧，多麼祕密！

家駒 (走進去) 發電機，手槍，鈔票，祕密文件，

瑞鴻 (拿起一張唸) 貨缺。(又拿一張) 貨缺！

家駒 漢奸，漢奸……

瑞燕 漢奸，該死的漢奸！快快，他來了，我們現在不說破，等我想個法子來對付。

我們把照片仍舊掛在那里。(瑞鴻掛鏡框。)

瑞鴻 別忙，我把手槍拿出來。（瑞鴻拿出兩枝手槍，自己藏一支，給家駒一支。門

外人聲。）

瑞燕 快點，快點，他來了。（門開，霍瑤卿大搖大擺上）。

瑤卿 豈有此理，對傷兵賣假藥，扣伙食，真是該殺，我把賬房開除了，醫生也給我開除了。一個。（斟一大杯威士忌喝乾）。

瑞燕 好極了，你處理得很好。但是霍醫生，剛才哥哥聽到一個消息，特來同你商量。

瑤卿 什麼事？用得着我？

瑞燕 就是他們剛才聽得說有一個漢奸。

瑤卿 漢奸，漢奸多着哩。

瑞燕 不，這個漢奸，是我們東北同鄉。

瑤卿 同鄉？

空軍

六三

瑞鴻 而且是你認識的。

瑤卿 抓住了嗎？

瑞燕 抓住了。

瑤卿 抓住了漢奸，不管是同鄉，朋友，格殺毋論。

瑞燕 不，霍醫生，這個漢奸，是我們的朋友。

瑤卿 別的事，可以講朋友，唯有漢奸，不能講朋友。

瑞燕 假使他要求霍醫生講情呢？

瑤卿 講情？笑話，誰給漢奸講情？給漢奸講情的，就是漢奸！我們東北人作漢奸，他就是我們東北三千萬同胞的仇敵！

瑞燕 那又怎麼樣呢？

瑤卿 念及同鄉關係，趕快叫他自殺，到還價值些。你說對不對？

瑞燕 對，霍醫生，你真不愧我們東北的血性青年！

瑤卿 燕妹，你平常只說我們中國的空軍，怎樣的英勇，到今天，你也了解我了嗎？

哈哈……

瑞鴻 (摸出手槍予雲) 瑤卿，你瞧我這玩意兒好不好？

瑤卿 (摸着手槍端詳) 很好很好，這叫左倫，這玩意兒，從那兒得來的？

瑞鴻 從敵人身上得來的戰利品。

瑤卿 怪不得這樣好呢。(退予瑞鴻)

瑞燕 你猜是誰的？

瑤卿 這還用得着猜嗎？不是鴻弟的，就是表兄的。

家駒 不是我的，我這里有一支(摸出給瑤卿)。

瑞燕 (原來站在照片下，返過身來，打開壁櫥) 瑤卿，你瞧，這是什麼玩意兒？

瑤卿 ……………

瑞鴻 你猜，這玩意兒是誰的？

瑤卿

（拿出祕密信件）你瞧，這上面寫些什麼？

家駒

瑤卿

瑞鴻

（翻一張）貨缺。（再翻一張）貨缺。（又翻一張）貨缺，瑤卿，你到底賣了多少藥？

瑞鴻

霍瑤卿，你的醫道真好。

家駒

霍瑤卿，你真聰明。

瑞鴻

霍瑤卿，本來你可以不死，但是你太慷慨了，你自己吐的痰，當然不好再服下去。

瑤卿

家駒

本來你可以不死，霍瑤卿，但是上星期，你殺死了我們東北最英勇的空中英雄

李桂秋，至少你也應該抵他一條命！

瑤卿

本來你可以不死，但是你是我們的好朋友，你是我們東北的血性青年，瑤卿。

為你打算，你還是價值點吧。（給槍予霍。）

瑤卿

（狂笑）哈，哈，哈！最後一顆子彈，是留給自己用的。哈哈……（遲疑不決。外面騷動聲。看護婦跑入。）

看護

院長，醫院門口，已經給憲兵包圍了！

家駒

不許動！（用槍指着，看護站立舉手。霍決然對準自己太陽穴一槍，欲倒。特務團員四名，押朱鶴樓上。）

特甲

（指霍）這是怎麼回事？（邊問邊寫上日記本。）

瑤卿

他自殺了。

特甲

他是什麼人？

瑤卿

他是這個醫院的院長。

空 軍 魂

六六

特甲 他叫什麼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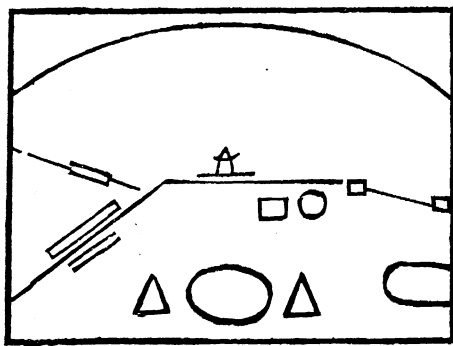
瑞燕 他叫霍瑤卿。（霍倒地）。

特甲 你是什麼人？

鶴樓 她叫王瑞燕，霍醫生的朋友。

特甲 搜查！一起帶走！

幕落



第 三 幕 設 計 一 黃 治

第三幕

吳家駒

梁士毅

李兆麟

伍宗威

王瑞鴻

蕭白華

王瑞燕

陸麗如

醫官

士毅父親

工友

空軍魂

代表

男女雜衆若干人

第二幕的後兩個月

時 武漢附郭第×空軍修養所。

景

夏天的午後二時，一座別墅花亭，權作空軍休息室。亭子左邊，現一節迴廊。淡黃的陽光，射在石榴，垂槐上面，格外濃綠新鮮。鳥語花香，別有風格。暮啓時，家駒，士毅，宗威，兆麟，在下空軍棋。兆麟只有一條腿。家駒在不久前，與敵空戰，腦部受傷，醫官禁止談話。

士毅 你來嗎，幹掉你！

宗威 (移動棋子)空軍大佐，不够本！

兆麟 你不要高興得太早了，最後勝利，看是誰的？

士毅 當然是我的。

宗威 你真是說得好聽。

兆麟 機會到了，老劉，先下手爲長。

宗威 (移動棋子，拿起來。) 天皇號，够本，够本，哈哈……

兆麟 老梁輸了，老梁又輸一盤。

士毅 有勇氣，再來一盤，究竟看鹿死誰手！

宗威 够了，够了，最後勝利，只有一個。

士毅 是好漢，疆場相見！

兆麟 老伍沒有胆，老梁，我給你拚！(拿一棋子，向桌上一擲。)

士毅 來！(醫官入，個個嚴肅起來。醫官摸家駒脈搏，畢。)

醫官 熱度雖然減了一點，脈搏還是那末高。唯一的方法，就是靜養，(兆麟知道他那一聲，不對，作鬼臉，悄然退。) 我說，就連下棋，都不應該作聲。我是爲國家培養人才着想，諸位不要誤會。(肅然下。)

士毅 家駒，你休息一會，老伍，我們游泳去。

宗威 家駒，等到水更熱一點，你也可以游泳了。（士毅宗威下。）家駒在台上，寂寞，看中國的空軍。一會，臉帶傷的王瑞鴻陪蕭白華上。

白華 老朋友，我們又有好久不見了。（與家駒握手，家駒微笑，點頭。）

瑞鴻 蕭先生，家駒的傷，快復原了，不過醫官不許他談話。

白華 那好極了。你們兩位的消息，我在西安，就知道了，早就想得個空兒來看你們。（家駒用手讓白華坐。）

瑞鴻 真是湊巧，家駒比我早三天進醫院，我們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在這里又有三星期了。

白華 你的傷，怎麼樣了？

瑞鴻 算是完全好了，醫官說，可以歸隊了。

白華 家駒呢？

瑞鴻 家駒是腦部受了震動，一下子恐怕不容易復原，原因是視線差了好幾度。（家駒搖頭，表示馬上不能去殺敵，異常憤慨。）

白華 家駒，你又何必着急呢？一兩個月，算不了什麼。前次你在蕪湖上空，炸沈敵國的巡洋艦，誰能說你不是個空中英雄？

家駒 慚愧慚愧！

瑞鴻 要是他還說慚愧，我真沒有臉兒見老朋友了。

白華 瑞鴻，你也不要說了，你在南昌上空，一連擊落兩架敵機，還不是空中英雄嗎？實在說，我才慚愧呢。

瑞鴻 笑話，你那樣努力寫作，我一讀到你的大作，又興奮，又愉快，你真是民族文學的急先鋒了。

白華 你不要說起急先鋒了。我時常感到文人落伍，尤其是抗戰以來的文人，更加落伍。

瑞鴻 對於文學，我是外行，但是我覺得你這是客氣話。

白華 我不是客氣話，我是老實話，你想，文藝是領導社會的，一切文藝，應該站在

抗戰的前頭，領導抗戰，這才是文藝的正當使命。但是現在的抗戰文藝，反到落了伍。

瑞鴻 這話怎麼說呢？

白華 怎麼說，我祇舉一個例，你就知道了。我們的抗戰，將近一年了，在全面抗戰的前頭，前線的大刀隊，的確收到相當的功效。一般文藝作品，莫不歌誦大刀隊。到現在可就不行了。你看各個戰場，都配備得有相當的機械化部隊。就是廣佈在敵人後方的游擊軍，也不靠大刀了。可是我們的文人，不管小說也好，詩歌也好，戲劇也好，繪畫也好，還是守着那個老調子。至於空軍，我們文藝界，更加慚愧了。單說五月二十日，我們的空軍，開創人道遠征的壯舉，可是我們竟看不到一篇，和這件事能夠配合得起來的作品。

瑞鴻 的確，我們也成到空軍，太寂寞了，也許是我們空軍，太不够資格了吧？

白華 你不要挖苦了，空軍是最新的武器，要是沒有一支嶄新的筆，也是枉然。

家駒 （興奮）空軍是鐵的馬達，鐵的力和鐵的心建立起來的。

瑞鴻 家駒，你不要太興奮了。

白華 記得在中學時代，在許多不喜歡說話的同學當中，家駒就是一團。

瑞鴻 後來家駒入了空軍，就更加不喜歡說話了。

白華 那又爲什麼呢？

瑞鴻 我們空軍，有兩種特性，一種是沉着，一種是活潑。

白華 這從什麼地方來分別呢？

瑞鴻 這要在轟炸員和射擊員身上來分別，轟炸員，十個就有九個是沉默寡言的，射

擊員，百分之百，是活潑狂熱的。家駒是轟炸員，所以越來越沉默。

白華 瑞鴻是射擊員，所以越來越活潑。

瑞鴻 家駒受傷之後，醫官禁止他說話，就更加沉着了。

白華 瑞鴻雖然受了傷，還是不減掉半點活潑，對不對？

家駒 對對對！

白華 只有我，不但對於抗戰，沒有成績，連自己是一種什麼個性，都摸不着；換句話說，就是連脾氣都沒有了。

家駒 你那支淋漓痛快，尖銳深刻的筆，就是你的個性，就是你的脾氣。

（醫官上。都起身。）

醫官 哈囉，蕭先生（與蕭握手）。

白華 哈囉，顏醫官，我們又有多久不見了。

醫官 我們還是去年在雞公山見過的。

白華 怎麼，瑞鴻，可以出所了嗎？光漢也沒多大問題了嗎？

醫官 吳同志的問題，到沒有了，現在要盡靜養，也許一下子，還不能歸隊。

家駒 顏醫官，可不可以服特效藥，使我早一天歸隊？

醫官 旁的外科，不但有特效藥，而且担保他幾時可以歸隊，獨有腦部受傷，除了靜養，沒有第二個方法。

瑞鴻 顏醫官，我什麼時候歸隊？

醫官 馬上可以歸隊。

家駒 你們幹嗎要苦苦留着我？

醫官 好啦好啦，我們的空中霸王爺，你得聽我的話，每天少說十句話，就可以早一個月歸隊。

白華 家駒，只要留着我們有用的身子，不愁沒有殺敵的機會？像我這樣不文不武，就有一個敵人在我面前，我也幹不掉它。

醫官 文人一支筆，勝過武人百支槍，蕭先生那支筆，莫說勝過萬支，也要抵過五千支。

醫官 老朋友，你又開起頑笑來了。

白華 我不是開頑笑，我是幾句公平話。吳同志，你解開胸部，（吳解衣）給我聽聽，

（醫官用聽筒聽家駒胸部，舞台靜默半響，舉。）血壓還有點波動，要好好靜養

。（王友上），

王友 醫官，所長請你談話。（下。）

醫官 蕭先生，多坐一會，回頭再來陪你。

白華 別客氣，回頭見。（醫官到門口，碰上王瑞燕。）

醫官 王小姐來得正好，不過有一個條件，就是王小姐儘可傾吐心憤，千萬不要受同

志回答你半句話！（下）。

瑞燕 謝謝頭醫官。

瑞燕 燕妹，蕭先生來了。

瑞燕 蕭先生來了，蕭先生這次從那裏回來？

白華 王小姐，這次從西安回來。前回在報上，知道家駒瑞鴻受了傷，一直到今天，才有機會來看他。

瑞燕 真是不敢當。

白華 我回家駒是老同學，王小姐，什麼時候吃你們的喜酒呢？

瑞燕 家駒是我的表哥。

白華 從此以後，家駒不是別人的表哥，是王小姐一個人的表哥了。

瑞燕 蕭先生真會取笑。

白華 一點兒也不取笑。剛才聽得瑞鴻說，王小姐要到第五戰區去嗎？

瑞燕 是的。

白華 好極了，民族戰場上，又多一位女戰士了。

瑞燕 那里說得上戰士，不過到敵人的後方，去做一點工作吧了。

白華 不過王小姐你不應該離開家駒。

瑞燕 蕭先生，前線那樣緊張，我們那能待在後方？

白華 王小姐又當別論，家駒這次爲國家受了光榮的傷，我們爲國家着想，王小姐也應該不要離開家駒。

瑞燕 蕭先生，家駒的傷，不但他一個人光榮，就是連我也光榮了。（家駒微笑）。

瑞鴻 就是我也沾了光。（大笑）。

瑞燕 你自己就是一位光榮的受傷者，

白華 那就算是沾你自己的光吧！哈哈（惹得大家笑）。對不起，我先走了。

瑞燕 蕭先生，多坐一會不好嗎？

白華 本來我應該在王小姐進來的時候走的，我不應該這樣不知趣。哈哈！

瑞燕 蕭先生，真會取笑。

瑞鴻 蕭先生是一位老牌幽默家。

白華 一點也不幽默，到了你們請我吃喜酒的那天，你就推我出門，我也不走了。

瑞鴻 幽默，幽默！

白華 再見，再見！

瑞燕 再見。（白華與家駒燕握手）。

瑞鴻 你真的要走，那麼我來送你吧。（同蕭下。舞台靜默，瑞燕握着家駒的手，踏着輕輕的步子，回到原座。瑞燕用柔和的眼睛，注視家駒的臉子。從提包裏，摸出個子來，邊剝邊說。）

瑞燕 家駒昨夜你睡得舒服嗎？（遞個子與家駒）。

家駒 （點頭）

瑞燕 家駒，我有一句話要對你說，你可不要難過。

家駒 （點頭）

瑞燕 昨天第五戰區政治部，又來電報，要我趕快去，麗如也要去。（從皮匣子里取出電報予家駒）。

家駒 你去作那方面的工作呢？

瑞燕 到敵人後方，去作敵情工作。

家駒 燕妹，這種工作，你們去作，更加適宜，我就你成功。（握手）。

瑞燕 我離開了你，什麼都放得下心，只有人格，就是說罷，只要你答認我不說話，我就放心了。

家駒 我不說話就是了。

瑞燕 好極了，從今天起，我給你預備一個日記本，一支鉛筆，你要說什麼，你就寫上好了。

家駒 謝謝你！

瑞燕 怎麼你又說起來了呢？

家駒 三個字。

瑞燕 不管幾個字，都不能說。你是國家一個轟炸員，你一顆炸彈，要抵十尊大砲，

十架坦克車，你在修養所多住一天，前線每天就要少十尊大砲，十架坦克車，你早一天歸隊，前線每天就要多十尊大砲。十架坦克車，這關係，完全在你談話不談話上面。家駒，要是你從民族戰爭的勝利上着想，我知道你是願意接收我的話的。

家駒

（默認。工友上。）

工友

吳先生，所長請你談話。（下。家駒用筆在日記本上，寫「馬上就來」四字與瑞

燕，下。）

瑞燕

唸「馬上就來」，你去吧，我在這兒等你。（找嫩看。有頃，陸麗如進。）

麗如

我知道你在這里，燕妹！

燕

你來得湊巧，麗姊！

麗如

家駒呢，那里去了？

瑞燕

所長叫他談話去了。

麗如 家駒好些了嗎，燕妹？

瑞燕 謝謝你，好些了。

麗如 第五戰區的事，同他說過沒有？

瑞燕 同他說過。

麗如 他怎麼樣？

瑞燕 他很同意。

麗如 你沒有提及我嗎？

瑞燕 提過。

麗如 他怎麼說？

瑞燕 他沒有作聲。

麗如 燕妹，我什麼都想過了，只有到前線去，才是我的出路。（聲音嗚咽，用手帕

拭淚，外面人聲：「家駒，家駒」，劉宗威，梁士毅，着游泳服上。）

宗威：對不起，你們兩位小姐在這兒，我們剛從游泳池回來。

士毅：王小姐，家駒到那兒去了？

瑞燕：家駒到所長那兒去了，一會兒就來的，有事嗎？告訴我好了。

宗威：沒有別的，昨天我們叫家駒作評判員，我同老梁作一次百碼仰游競賽，結果我輸了。今天我又同老梁作一次百碼俯游競賽，結果老梁輸了，王小姐，你說家駒公平不公平？

瑞燕：那末我來給你們兩位再評過一次吧。

宗威：歡迎歡迎。

瑞燕：百碼仰游，梁同志第一，百碼俯游，劉同志第一。

宗威：謝謝你，王小姐，你回家駒專門欺服我，真是太不公平了。老梁，我們找家駒算賬去。（欣然退）。

瑞燕：空軍生活，真是有趣。

麗如

是呀，從前壯飛，除了飛行，一天到晚，騎馬，游泳，打球，下棋，打彈子，看書，就是他的生活。

瑞燕

還有一樁，你又忘了。

麗如

還有一樁什麼？

瑞燕

還有同你講愛情是不是？

麗如

燕妹，我同壯飛的愛情，也要算愛情中最真實的了。人家說結婚是戀愛的墳墓，我和壯飛結婚以後，只覺得我們的愛情，一天一天的增加。實在說，空軍人員，也太可愛了，他們的思想，那樣純潔，他們的生活，那樣有規律，他們的身體，又那樣健壯，燕妹（悲傷）這樣的生活，只能羨慕你回家駒永遠的過下去了。（仰不起頭來）。

瑞燕

麗姊，你不應該感傷。你是知道的，一個空軍，是隨時隨地抱定以死報國的。壯飛的犧牲，是光榮的，正是成全了他成功成仁的去願，你應該更加勇敢，更

加興奮，繼續他的光榮，去實現你的志願。家駒進，工友送汽水和玻璃杯進

家駒 啊，陸小姐來了。

瑞燕 你一離開這里，陸小姐就來了。

麗如 吳先生，（抑制悲哀）天天想來看你，又怕你說話，反到妨害你的身體。

瑞燕 不要緊，家駒曉得用筆寫。（家駒在寫他要問的話。）

麗如 燕妹，吳先生的精神，比上星期好得多了。

瑞燕 對啦，家駒的精神，倒是好得多了。（家駒把話寫好給麗如。）

麗如 對啦，我準備同燕妹一道去。吳先生，你是壯飛的好朋友，他一個人，擊落十

二架敵機，他不但成了功，而且成了仁。現在只留着一個孤獨的我了！（感傷）

瑞燕 怎麼你又難過起來了？

麗如

燕妹，我的難過，並不是爲着壯飛的死，有人說我是想三萬塊錢的撫卹金，才嫁給壯飛的，這句話，我實在不忍聽！（悲傷。）

瑞燕

麗姊，你和壯飛的愛情，凡是我們的朋友，那個不曉得？那個不羨慕？你們不但作到了情愛的夫婦，還作到了互信互助的夫婦，那些侮辱你的，不但侮辱了你，簡直是侮辱了壯飛！

家駒

侮辱我們的空中戰士，就是我的敵人！（向桌上一拳）。

瑞燕

（攏去按住他）我的天，你又冒起火來了，你冒了這場火，又要在這裏多住十天了。

麗如

吳先生，你要爲壯飛復仇，你就要愛護你的身體，你要爲國家復仇，更要愛護身體。

瑞燕

家駒，你休息一會兒，我同麗姊談談吧。（拿報與家駒）。

麗如

燕妹，想起我們女子，實在慚愧。有的呢，還可以幫丈夫的忙，努力共同事業

。有的呢，只曉得過安樂的日子，作人類的寄生蟲，還要逼着她們的丈夫，去做貪官污吏。丈夫一死，她們就過着無聊的生活。燕妹，我最怕過那種無聊的生活，尤其是我們這樣的女子，更加容易受社會的引誘，容易墮落。從前有壯飛，他能改正我的錯誤，現在，我只有到大時代中去學習了。

瑞燕

麗姊，你究竟不愧大時代的認識者，我看到許多女同胞，開口就說到前線去，實在連牠們自己都沒有武裝起來，怎麼能夠到前線去？

麗如

燕妹，我以後決定靠自己，準備把三萬塊錢的撫卹金，拿一半捐助前方，拿一半捐助空軍子女學校。我要洗清爲得要撫卹金，才嫁給至剛的醜名。

（梁士毅進來，滿臉堆着笑容。李兆麟攆着一根手杖，一跳一跳跟士毅進來。瑞燕搶着介紹。）

瑞燕

讓我來介紹吧，這位是陸小姐，是我們空中烈士劉壯飛同志的夫人，這位是在武漢機場大犧牲的李機械士。

兆麟 同是自家人，不用客氣。

麗如 李同志，爲國家冒了這大的險，比空中英雄，還要偉大。

兆麟 陸小姐你不要這樣過獎吧？那個時候，我只想發動七架機子的馬達，叫我們的飛機，早一分鐘起飛。那知七架飛機的馬達，沒有發動完畢，敵機已經在頭上掃機關槍，那個時候，我一點也不怕，儘管放他媽的機關槍，發動我老子的馬達。結果，我的手，打了兩個窟窿，這條腿，就是那一次送掉的。

麗如 李先生，你是地面上的民族英雄了！

士毅 地面上的英雄，比我們空中英雄還重要。

兆麟 笑話，地面上的工作，是零碎的，呆板的；天空中的工作，是偉大的，是活動的。機械士，那能同轟炸員，射擊手可比呢？

麗如 都不要客氣，你們兩位，好比舞台上的人才。梁先生，是登台的角兒，李先生，是後台演員，要想把戲演好，缺一個都不行。

兆麟 後台人員，有誰知道呢？

士毅 照你這樣說，寫劇本的人，更加沒有人知道了，還有誰高興寫劇呢？

瑞燕 誰也不要爭論，演劇，第一要劇本，第二要後台人員，第三才是演員。

士毅 對對對，王小姐說得很有道理。

麗如 梁先生的身體，完全復原了嗎？

士毅 完全復原了。

瑞燕 梁同志，老伯伯，和老伯母，有信嗎？

士毅 王小姐，一個不諒解的家庭，不要說了。五個月以前，接到一封信，以後就沒有接到了。

瑞燕 老伯伯阻止你入空軍，本來是一種愛兒子的好心，不過在這個時候，未免太固執了。老伯伯在家里我想沒有什麼危險嗎。

士毅 爸爸信上，沒有寫什麼，不過想要出來。後來報紙上，說是敵人在我們縣里殺

人放火，無所不爲，我真是爲着兩位老人家耽心。

麗如 梁先生的家在那里。

士毅 無錫。(王友上)

王友 梁先生，所長請您談話。(下)

士毅 你們兩位小姐，多坐一會兒。(下)

麗如 再見。

瑞燕 梁同志，是家駒的好朋友，也是夜間飛行的能手。上次炸上海敵軍司令部，受了傷。

家駒 我們最高興在夜里去炸上海的敵人。(瑞燕着急。)

瑞燕 怎麼你又興奮起來了！

家駒 一句話不要緊的。

兆麟 那又爲什麼呢？

家駒 我們飛上七千米的高空，在三百里外，就能看見上海。

兆麟 三百里以外，怎麼能夠看得見呢？

家駒 整個上海的燈光，就是目標。

瑞燕 有了這樣的目標，你們的炸彈，更加丟得準了。

家駒 所以我們每次，都能炸中敵軍司令部。

麗如 燕妹，你不是不要家駒談話嗎？怎麼你又這樣興奮呢？

瑞燕 真是該打（打嘴巴），話說得投機，就什麼都忘記了。

（士毅換空軍裝束欣然進）

士毅 家駒，兆麟，我來給你們辭行了。

兆麟 你要歸隊了嗎？

士毅 是的，行李已經準備好了，馬上出發。

麗如 梁先生，祝你空中勝利！

瑞燕 梁同志，祝你平安歸來！

兆麟 老梁，祝你百發百中！

家駒 老朋友，（握住士毅的手）你是我們隊里的健將，我們沒有完成的工作，完全靠

你了。（工友領一老翁上）

工友 梁先生，有一位老先生來會你。

士毅 在那里？

工友 在這里。

（說話之間，斷了左臂的士毅父親，疲敝不堪上，士毅注視。）

士毅 爸爸！（急去抱着，一座驚。）

梁父 士毅！

士毅 爸爸，你怎麼成了這個樣子了？

梁父 士毅，我對不起你，我對不起你！那個時候，我阻止你入空軍，這是我的錯誤

士毅。到現在，我後悔也來不及了。孩子，你原諒我嗎？

爸爸，家里怎麼樣了？

梁父 士毅，你接到我的信沒有？

士毅 爸爸，五個月已前，接到一封，後來就沒有了。

梁父 後來當然接不到了。是一月末了嗎？敵人說是要清鄉，實在那里是清鄉，就是公開實行打家劫舍了。我和你母親，什麼也沒有帶，步行了半個月，逃到金華。在金華車站，等候搭到南昌的火車。下午警報來了，我們躲到一顆樹底下，一會兒，六架飛機，一陣亂炸，車站沒有炸到，車站週圍，落了十多個炸彈，我這隻手，就給它炸斷了。

士毅 爸爸（沉痛）媽媽呢？

梁父 士毅，不要難過，聽我說吧。我在金華醫院，住了四十天，才同你母親搭火車到南昌，剛到城門口，敵機已經到了頭上，城門口，中了一彈，你母親就——炸

——死——！(悲傷)。

士毅 媽！(悲傷)，你永遠看不見你的兒子了！

瑞燕 梁同志，不要悲傷，我們千千萬萬的母親，都是這樣在敵人的炸彈下死去的！

麗如 梁先生，你的身體，剛剛復原，不要太興奮了。

兆麟 朋友，大仇未報，勇敢些！

梁父 士毅，都是我不好，你保重身體吧！

兆麟 老伯伯是那天到的。

梁父 到了一個星期了。

兆麟 這個地方不容易找，老伯伯怎麼找着的？

梁父 到了漢口，到各個機關去打聽消息，昨天才曉得在這里。

(瑞鴻換空軍裝束上)。

瑞鴻 家駒，妹妹，隊裏來電報，要我馬上歸隊。

大家，（同時舉杯）瑞鴻，祝你空中勝利，（遠處歡呼）歡送我們空軍，重上戰場！打倒帝國主義！

士毅 瑞鴻，我們一道去！鬼子殺死我的母親，殺傷我的父親，去，報父母的仇去！

（大家舉杯欲喝）

代表 （進來，羣衆拿歡送旗幟等跟在後面）諸位空中戰士，我們得到諸位重上戰場的
消息，特來歡迎！一時來不及，我們備一點鮮花，請諸位笑納！（兩女士將鮮
花獻與瑞鴻士毅。羣衆鼓掌。畢。呼口號）！

代表 祝我空軍，鞏固空中要塞！

衆 祝我空軍，鞏固空中要塞！

代表 祝我空軍，爭取空中勝利！

衆 祝我空軍，爭取空中勝利！

代表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空 軍 魂

九七

空軍魂

九八

余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瑞鴻等舉杯喝）

代表
唱空軍歌！

（羣衆唱歌，門外汽摩聲）

太陽機不可怕

最無恥亂轟炸

你不見中華男兒

才是空中霸

衝雲海

張打伐

看我神鷹

橫掃東亞

四二九

二一八

有我無敵

粉碎了他

木屐津空中粉碎

橫須賀水底成渣

要不是人道遠征示博犬

燒得富士山頭沒有櫻花

Horrah Horrah Horra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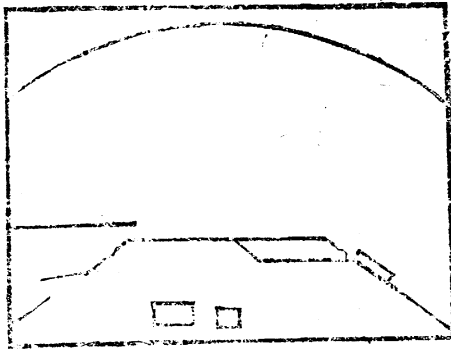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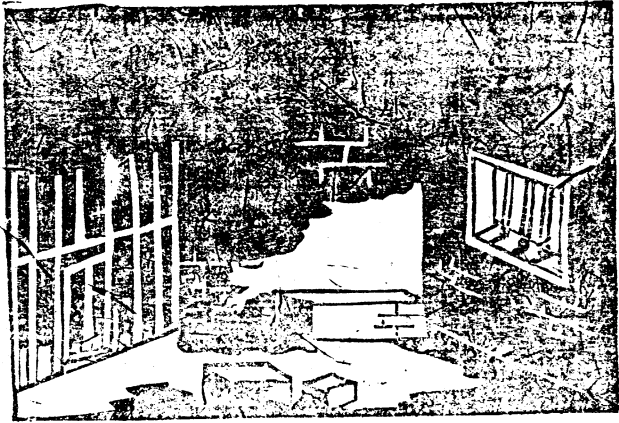
空中勝利屬中華

空軍魂

空
軍
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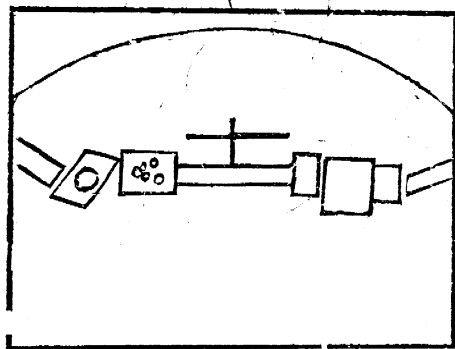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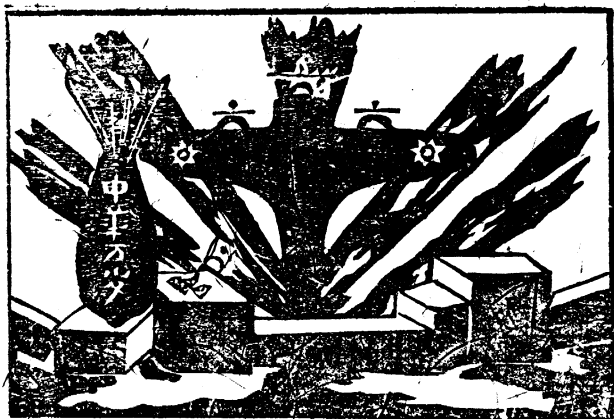
幕在歌聲中飛機馬達聲中落

六〇〇



治 黃 —— 計 設 景 —— 第 幕 四 第

註：飛機的後面代表是日出



第四幕第二局設計——黃治

第四幕

人

王瑞燕

敵軍官

敵卒甲乙丙丁

受難男女數人，不登場。

時

第三幕的後兩個月

地

中原戰區

景

深夜里。敵司令部中一祕室，形同地牢。中開一窗，燈光射入，愈形恐怖。門窗是杉木條釘成的。室中置簡陋小型木桌凳床，桌上有土茶壺茶杯及書冊。幕開時，室中一武裝女同志，慢慢在燈光下抬起頭來。門外一面目猙獰的敵卒甲逡巡看守。隣室哀號聲，皮鞭聲，慘叫聲，日本語叫罵聲，鐵鎖榔檣聲。片刻，敵卒乙丙丁拖一便衣同胞經過女獄時，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解

放萬歲！」卒等用皮鞭抽打，罵。一會，外面槍聲。一會，迎接禮號聲，又聞「立正」聲。一會，敵軍官上，敵卒甲致敬，卒乙丙跟上。敵卒甲開室門，軍官入室，很禮貌的：

軍官 支那姑娘，你好？

瑞燕 ……………

軍官 支那姑娘，昨天晚上，我對你講的那番話，你考慮過了嗎。

瑞燕 沒有考慮的必要！

軍官 支那姑娘，你被本司令部抓到這裏，已經一個禮拜了，在這一個禮拜當中，本司令怎樣的優待你，你應該曉得！

瑞燕 謝謝你！

軍官 本司令對於支那軍隊和支那間諜，是不客氣的，你沒有聽見隔壁關着幾個支那間諜，是怎樣的受苦嗎？其中一個女間諜，是支那大學的文科學生，她裝扮一

個女乞丐，到本司令部偵探軍情，被本司令部抓着了，給她如何的拷打，如何的受刑，在這一一個禮拜當中，你也應該知道厲害了嗎？

瑞燕 這就是你們日本軍閥殘忍暴虐的獸行！

軍官 不，支那姑娘，本司令對於支那空軍英雄的未婚妻，是絕對客氣的。支那空軍英雄吳家駒，降落大日本飛機十一架，本司令非常佩服。何況支那姑娘到支那前綫偵探大日本軍情，本司令那能不佩服，那能不優待呢？

瑞燕 你這肉麻的話，還是少說的好！

軍官 啊，支那姑娘，我對你說過好幾次了，只要你老老實實把支那空軍的情形，和支那中原戰區司令部的情形告訴我，我馬上派衛隊把你送回去。

瑞燕 你這欺詐行爲，難道可以欺騙我嗎？你以爲我是一個容易欺騙，容易愚弄，容易屈服的女人嗎？

軍官 支那姑娘，本司令有一個怪脾氣，就是我可以慈悲，我可以殘忍，我可以在支

空 軍 魂

一〇四

那國裏，殺死幾千幾萬個支那人，但是我可以恭維一個支那空軍英雄的未婚妻

瑞燕 你以為我怕死嗎？哼，怕死的就到這兒來了！

軍官 支那姑娘，你不要生氣，你餓了嗎？（對卒乙）拿酒來！

卒乙 是！（下）。

瑞燕 謝謝你，一點兒也不餓！

軍官 支那姑娘，本司令整個晚上，總是失眠，除非喝得醺醺大醉，才能入睡。這毛病本司令深深知道，就是本司令離開家鄉，已經十個月了。大日本軍人，有一種毛病，就是少不了女人。支那姑娘，人究竟是骨肉作的，那能不……哈哈！（卒乙攜酒及點心盤上，卒乙斟酒。軍官端杯與瑞燕。）支那姑娘，你能陪我喝一杯嗎？

瑞燕 謝謝你！（把杯倒地）。

軍官 支那姑娘不會喝酒，真是美中不足。（喝酒）支那姑娘，你曉得大日本軍里，有

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司令官嗎？那就是我！（卒乙下）

瑞燕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軍官 支那姑娘，又是那麼美麗，又是那麼聰明，可是現在是過着寂寞的生活，支那

姑娘，我實在替你表同情。以支那姑娘的漂亮，才能，勇敢，難道就這樣過下去了嗎？要是姑娘不嫌棄的話，哈，哈，……

瑞燕 住嘴！你這卑鄙無恥的話，不許在我面前說！

軍官 支那姑娘，本司令完全是好意，完全爲你着想，你可不要生氣。姑娘，本司令

送給你的書，看過了嗎？

瑞燕 謝謝你！（隣室一婦人慘叫聲。）

軍官 支那姑娘，我的脾氣，你該完全明白了，我再說一遍，我可以把一個心愛的人殺死，同時我可以把仇人當作恩人，把敵人當作愛人！（婦人慘叫聲又起。對

門外的卒乙丙說)「八戒牙略!誰敢胡鬧，給我拿出去槍斃!

卒乙 報告司令官，就是那個支那女間諜。

軍官 去，給我抓出去槍斃! (自斟酒，再喝一杯。卒乙丙丁將隣室女同胞拖出，經

過瑞燕室呼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萬歲!」卒乙丙邊拖邊打。槍聲。

「哈哈哈哈……支那姑娘，你不要怕，哈哈……」

瑞燕 要殺就殺!站在中華民族前線的男女，沒有一個是怕死的!

軍官 支那姑娘，有勇氣(摸出雪茄，打火機抽煙)姑娘，你抽煙嗎?(遞一支予瑞燕)

瑞燕 謝謝你!(將敵軍給予的雪茄及打火機擡在桌上。)

(敵卒乙上，在門外)。

卒乙 報告司令官，前線來電話!

軍官 晤!

卒乙 是！（下）

軍官 支那姑娘，今晚，你好好睡覺，本司令明天再來看你！（出。下。卒丙踹點

心盤跟下。卒甲將門鎖好，在門外逡巡。隔室呻吟聲，瑞燕憑窗唱歌。）

瑞燕 （唱）夜涼如水

俠骨似冰

我的空中人兒啊

以身報國竟成仁

留下孤獨的我

淒涼羈入敵營

縱然身蹈虎口

誓不怕死貪生

夫仇猶小可

空 軍 魂

國仇最痛心

此仇必報

慰我空軍魂。

卒甲 姑娘，你不要唱，回頭長官聽見了，可就壞了。

瑞燕 怎麼，連歌也不許唱嗎？

卒甲 不是我不許唱，請你小聲點唱。

瑞燕 你要我小聲唱，我偏要大聲唱！（唱一句）

卒甲 姑娘，姑娘我這是好意，請你小聲點唱。

瑞燕 謝謝你的好意。

卒甲 不，姑娘，你到這一禮拜，我就沒有起過壞意。你不相信，你瞧，看守那幾

間房子，可就不同了。

瑞燕 你爲什麼不同他們一樣呢？

卒甲 姑娘，現在你也曉得我是什麼樣的人了嗎？

瑞燕 我怎末知道你是什麼人呢？

卒甲 (偷偷地) 姑娘，現在司令部的人，都睡覺了，我可以完全告訴你，姑娘，我是一個小本商人，在九州開設一個小店子，五個月以前，我就被軍部押送到你們支那來了。

瑞燕 那麼，你爲什麼不到前綫去呢？

卒甲 姑娘，我不是對你說過，我是一個小本商人嗎？我又不曾放槍，又不曾打仗。老實說，這次戰爭，根本我就反對。

瑞燕 那你又爲什麼呢？

卒甲 姑娘，要不是打仗，我的店子，就不關門了，我的生意，就不得賠本了。

瑞燕 這樣說，你算是日本軍隊中間一個反戰分子了。那麼，你又爲什麼不反戰呢？

卒甲 姑娘，我兄弟就是反戰被殺的。

瑞燕 你還有兄弟嗎？

卒甲 姑娘，對啦，我有一個兄弟。我兄弟是一個空軍，他進日本空軍，已經有三年了，他是去年八月派遣到支那的。今年二月十八，在武漢上空，給你們支那空軍，打斷了一條腿，他就住在上海醫院里。姑娘，他非常反對這場戰爭，他說，這場戰爭，是日本野心軍閥和小數資本家的戰爭。這場戰爭，對於日本國民，是沒有半點好處的。

瑞燕 那麼，他又怎麼樣呢？

卒甲 姑娘，我兄弟，就在上海醫院里，鼓動反戰反潮，前一個月，被軍部查出，槍斃了。

瑞燕 日本同志，照你這樣說，你不但恨你們日本軍閥，同時還恨我們中國空軍呢。

卒甲 不，姑娘，我一點也不恨支那空軍。

瑞燕 那又爲什麼呢？

卒甲 姑娘，我不但不懷恨支那空軍，而且我還感謝支那空軍哩。

瑞燕 怎麼你又感謝起中國空軍來了呢？你越說越奇怪了。

卒甲 一點也不奇怪，姑娘，五月裡頭，支那空軍，不是飛到我們日本去了嗎？

瑞燕 是的，這次中國空軍的人道遠征，是世界聞名的。

卒甲 對對，姑娘，支那空軍飛到日本，投下來的，不是炸彈，而是傳單，姑娘，我還有一個母親，一個媳婦，兩個小孩，母親寫信來說，那天晚上，支那空軍投下的傳單，我們房子上面，落了許多。要是支那空軍，投下來的，不是傳單，而是炸彈，我們一家人，就完全炸死了。

瑞燕 因此你就感謝中國空軍了，是不是？

卒甲 對啦，姑娘，不但我一家人感謝支那空軍，連日本全國老百姓，都感謝支那空軍哩。

瑞燕 但是日本同志，你這種消極的行爲，是沒有用的。

辛甲 支那姑娘，我們日本國民，處在橫暴的軍部之下，不能馬上發動積極精神。你要知道我們日本國民，是怎樣的憤恨日本軍閥，他們把日本國民，一個個送到支那來作炮灰，日本國民少不得要喝日本軍閥的血，吃日本軍閥的肉！

瑞燕 日本同志，我全完同情你。

辛甲 支那姑娘，請你相信我！你有什麼吩咐嗎？

瑞燕 謝謝你的好意，沒有什麼麻煩你的。

辛甲 支那姑娘，請你相信我，要是不相信，我可以發誓！

瑞燕 日本同志，請你不要發誓。

辛甲 支那姑娘，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給你一個證據！（猛力將一指頭截下，從木欄中遞予瑞燕，瑞燕熱忱握着辛甲的手。）

瑞燕 日本同志，你太犧牲了，你太犧牲了！我絕對相信你，你是中國同胞的同志！你是日本軍隊中反戰的忠實同志！

卒甲 多那姑娘，你相信我了嗎？

瑞燕 日本同志，我要請你幫一個小小的忙。

卒甲 姑娘，我絕對幫助你，明天司令官要到前線去，等他走了，我一定想法子把姑娘放出來。

瑞燕 日本同志，我不是要你把我放走。

卒甲 姑娘，請你告訴我。

瑞燕 日本同志，我要問你一句，假使中國的空軍來了，你打算怎麼樣？

卒甲 姑娘，我希望支那空軍來把這兒炸了。

瑞燕 你不怕嗎？

卒甲 姑娘，我來到支那，絕沒有回日本的希望了，我要是不遭支那陸軍殺死，就要死在日本軍閥手里。姑娘，你想，我還怕什麼呢？

瑞燕 是的，你的意思，我很明白，日本同志，到必要時，你可以把你的槍借給我嗎？

？
(遠處高空飛機聲。)

卒甲 不，姑娘，你的工作，沒有成功，你不能自殺！

瑞燕 日本同志，我不是自殺，你又誤會我的意思了。現在我再問你一句，假使我需要你的槍，你可不可以借給我？

(外面騷動聲)。

卒甲 姑娘，可以可以，我一定給你。

(高射砲恐隆隆響)。

瑞燕 這是什麼聲音？

卒甲 姑娘，支那空軍來了，支那空軍來了！

瑞燕 日本同志，你把槍給我！

卒甲 姑娘，你別出來，我再給你的槍！

瑞燕
我不要再出來，我不要再出來！你把槍給我，趕快離開這里！

卒甲

姑娘，你出來，你先出來！（去開鎖，卒乙走來，見卒甲開鎖，一槍把卒甲擊倒即去。鎖沒有開。燈光一暗。倉卒中，瑞燕伸手去取卒甲屍身上的槍，太遠，取不着。見勢已去，計上心來。回身拾起敵軍官遺下的打火機，打燃，把敵司令部送給她的書冊燃燒着，向窗外搖動。）

瑞燕

（大嚷）中國空軍萬歲，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隣室中大衆應聲：「中國空軍萬歲，中華民族，解放萬歲！」孔隆隆一陣炸彈，敵司令部全部燬滅在中國的空軍手下。瑞燕及隣室被拘留的男女同胞；全體殉國。這時天空機聲狂吼，天幕下現一偉大的中國民族號轟炸機模型。模型旁，站立一枚偉大的炸彈，上面寫着「中華萬歲」，炸彈下，有三個骷髏；骷髏中，有一太陽旗。機型右有淺台階，中站着飛行服裝的王瑞鴻，左老幹，右梁士毅，個個表示光明的面目。機型後發現五條紅光，機身國徽，大放光明。

機型右，靠舞台左，站第一幕最後的歡送羣衆，拿歡送旗幟，歡呼「中國空軍勝利！中國空軍萬歲」！有的拍照。羣衆蜂湧將王瑞鴻舉起，全體歡呼鼓掌，幕落掌聲中。

封 底